

## 托不托、托给谁、怎么托……

## 年轻人的“托育”焦虑怎么解？

托育是当下年轻夫妇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托不托、托给谁、怎么托，1000个家庭有1000种想法，而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为数不多的选项。

## 托不托？适合需求就挺好

8090后是当下生育大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被“996”的洪流裹挟，披星戴月奔忙，以“社畜”自嘲。然而，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许多新手爸妈早已熟识“生命早期1000天”“早教”这些字眼。要不要送托育机构、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托育机构是他们育儿焦虑的最初来源。

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这里面有多少是父母或祖辈带，又有多少是交给别人带呢？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该中心调查发现，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左右。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台州、金华和丽水3市，抽取36家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设施)和365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3%的受访家长表示目前婴幼儿照护主体仍是家庭成员，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护占44.7%，自己或爱人照护占41.6%，机构照护仅占19.2%。问及没有选择去托育机构的原因，表示“有父母等家人带，没必要”的比例最高，占41.9%；“费用高无力承担”“机构少很难找”“不放心机构质量”也是受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亲自带娃固然有好处，但在快节奏的都市往往条件不允许。老人帮忙带可以减轻压力，但可能也难保科学育儿。托或不托没有定论，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现实条件和需求。

因为要孩子晚、工作不顺心，北京80后上班族小樱(化名)在37岁那年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能辞职带娃的毕竟是少数。对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双职工马乘波而言，他给孩子选择的托育园不仅解决了孩子托管、接送难题，还通过引导，让孩子从最初自顾自玩耍变得享受和小朋友一起玩。他和爱人也从托育园微信群和定期举办的免费线下讲座中学到不少科学育儿的理念和方法。

哪个选择更好？都挺好。关键要让有托育需求的人有适合自己的选项。

## 托给谁？选择多元质量为先

如果娃没人带，你会选择哪种托育模式：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社区办点、企业福利、幼儿园办托班，还是家庭“邻托”？一项1700多人参与的小型投票调查显示：选择幼儿园办托班、社区办点的最多，各占31%；其次是企业福利，占19%；选择家庭“邻托”和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的，分别占10%和7%。

人们相对青睐传统托育机构及“正规组织”，而家庭“邻托”、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等形式还显得有些非主流。不过选择结果并不是特别显著，很难说哪种托育方式更受欢迎。

“老百姓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但又有一些犹豫不决。”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包晓东介绍，区内将近4500个家庭需要托育，占全区1/3；94%的家庭希望托育费用控制在每月4000元以下。“但如果真的让家长去选择2000多元的托育机构，很多家庭又不放心。”

人们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日益多元化，而信任危机、经济压力、理念不同等主观原因及服务质量等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如何选择。

杭州市富阳区丰丰小朋友的妈妈章群莺说，当初家人反对送丰丰去托班，一开始送去，她每天都非常担心孩子不适应。坚持下来发现，这家民办托育园老师的专业指导不仅解决了让人头疼的戒尿布问题，还通过让其他小朋友主动邀请丰丰参与游戏的方式，缓解丰丰不敢主动社交的问题，让他的语言表达流畅了很多。

丰丰所在的托育园，属于公办民营的普惠型托育机构，每个月收费3500元。这说明，只要解决好托育机构质量安全、近便程度和费用等方面的问题，不管姓公姓私，托给谁都放心。

## 把“托育”从年轻人焦虑清单上划掉

从业风险较大，工作人员保障低；淡季明显，“回血”很难很慢；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劣币驱逐良币……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一年也因此被业内称为“托育元年”。意见明确了“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提出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关于这份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余宇认为，它的核心要义是“家庭尽主责，社区为依托，市场有所为，政府起作用”。

“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都在这个领域掘金，那肯定会提高价格，不但不能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反而会扩大育儿焦虑。”贺丹认为，民办托育机构正在艰难成长，“十四五”期间，国家应帮助其降低成本，达到普惠价格后还能可持续发展。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些托育机构无法开张，颗粒无收。杭州市下城区专门出台扶持政策：“补砖头”，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激发积极性、增强信心；“补人头”，鼓励办成普惠性的、老百姓负担得起的收费模式。

社区和单位也是发展普惠托育的重要依托。下城区在家门口搞起了“微托育”：做好老旧小区改造的结合，由街道免费提供社区配套用房来办托育点，引入社会专业机构运营。

托育机构备案数全国排名第3的安徽省，也在以类似思路开展社区公办民营试点等福利性托育举措。有的县区还将托育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

在国家层面，规范托育行业发展的各种文件正在陆续出台，顶层设计雏形日渐清晰。我们期待，5年后，“托育”这个事项将被年轻夫妇从焦虑清单上划掉。

据《半月谈》

每月工资仅五六千元，却要还款27000多元。26岁的小吴在11家网贷平台欠下近25万元债务。“根本还不起，已经没辙了，只能逾期，等着平台找上门来。”小吴无奈地说。

虽然监管部门一再发布相关提示和要求，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部分互联网平台依然使出各种花招，诱导消费者分期付款或办理小额贷款。



## “万元日息2元起”？过度负债陷阱

金融监管“禁令”下仍有网贷平台诱导消费者

## 以“零抵押零担保”“万元日息2元起”为诱惑

小吴第一次尝到网贷“甜头”是在上大学期间。追星、交女朋友，小吴的开销很大，而当家里每月给他的生活费只有800元。他在分期乐网贷平台顺利地借到1000元，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小吴便深陷其中，借款金额越来越高，还款也开始力不从心。

“申请网贷太容易了，上传身份证、通讯录就行。即便有欠款，也不影响去其他平台继续借，除非资金链完全断了。”小吴说。

记者观察发现，当前，小额贷款广告依然十分活跃。网页、社交媒体、App……就连一些办公软件也都在推送信贷广告。一些医美、教育、租房企业也纷纷与互联网金融机构合作推波助澜。

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网贷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门槛低、审核简单，年满18周岁、通过实名认证即可，额度则是花得多给得多，且不断提供优惠进行诱惑。“开通网贷有红包”“使用网贷支付有优惠”……每到“双11”“618”等大促季，平台就会自动给用户临时提额。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平台的算法跟踪。不少互联网平台可以采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分析用户在网留下的搜索、消费、浏览记录等，针对性地对用户进行商业营销。

无需抵押担保、“万元日息2元起”成为不少借钱广告的主打卖点。有网友申请贷款并使用后发现，贷款平台套路多，除了利息外，还有服务费、手续费；即使提前还款，也需额外缴纳手续费，实际年化利率一般在10%以上。

## 网络消费贷款容易成瘾，给年轻人生活埋下隐患

没钱租房，可以用租金贷；没钱买手机，可以打白条；没钱做医美，可以分期付款。曾

经遥不可及的商品、服务变得唾手可得，一些年轻人贷款成瘾、超前消费，也给自己的生活埋下隐患。

毕业没多久“90后”王小姐说：“刚毕业收入低，但各大消费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让我们觉得什么都买得起、办得到。即便知道要计入央行征信，也觉得影响不大。”

年轻人成为网贷消费的主力军。据广州互联网法院统计，涉网贷纠纷案件的被告近六成成为35岁以下青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通报中披露，网贷案件被执行人年龄主要集中在20至30岁，不少是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

30岁的网友小幂在“豆瓣”上透露，她没有房贷、车贷，却欠下了高达30万元的贷款。从信用卡透支2万元后，她开始在滴滴金融、微粒贷、京东白条等15家网络平台借贷还款，如今欠款高达30万元，以贷养贷已难以周转。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上升至906.63亿元，环比增长6.13%，是10年前的10倍多，而这仅仅是正规银行渠道发出的信用卡相关数据。

困在超前消费里的年轻人负债累累，隐匿于经济发展上行阶段的社会金融风险也不断积累，其危害值得关注。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2020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从2019年末的246.5%攀升至270.1%，增幅为23.6个百分点。

香港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化桥认为，过度消费、寅吃卯粮的文化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在信贷泡沫上堆砌起来的生活方式，造成的经济危机值得反思。

## 严管金融“伪创新”，树立理性消费观

业内人士认为，整顿借贷

消费乱象，有待监管持续发力，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发展；同时，对于青年群体的客观消费需求，要进行正确引导。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认为，《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应尽快落地，严格执行。金融机构在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要严格审核，尤其对变相分期等业务，从前期准入到中期推广销售需做出规范和提醒，监管部门应进行日常抽查，对未严格把关的金融机构加大处罚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东认为，各平台信息不对称，极易产生多头共债、坏账风险。建议平台发挥主体责任，加强审核，并将网贷平台全面纳入征信系统，让借款人拥有完整的“信用画像”，避免系统性风险。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刘启说，部分年轻人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自控能力较弱，容易被网贷“套牢”，越陷越深；建议团组织、学校、社会组织设立援助中心，完善救济渠道。

去年6月，广州互联网法院组建了法官、心理专家、社工、青年志愿者等120多人的服务团队，为涉网贷年轻人提供咨询服务，引导其遵法守信、主动履约，并与教育、民政、金融等部门共享青年信用档案，让青年感受到诚信有价值、诚信有益。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建议，消费者要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量入为出，不要过度借贷；如确需贷款，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和产品，不要轻易在不了解的网络平台申请贷款。

杨东认为，年轻人的一些消费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建议通过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建立免息或低息的公益性贷款服务平台，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消费观，同时也为企业培育优质的未来客户，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